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三十四回 劉文靖用智殺武周 唐秦王施恩降敬德

詩： 漢末三分曆數終，人倫天道總成空。

專權僭竊同污俗，弑父欺君踵弊風。
劉氏山河誑亂賊，魏家社稷屬奸雄。
誰知四十餘年後，夷狄南驅典午東。
晉武經邦慮未精，胸中誰謂不分明？
只知篡位好謀遠，誰料平吳禍欲生。
官內羊車曾得趣，街前竹葉亦沾情。
竟忘臥榻豺狼患，卻信中原已太平。
當年晉惠太愚癡，紊亂朝綱竟莫知。
民餒不能存賑濟，蛙鳴何必問官私。
洛陽宮外銅駝泣，左國城中鐵馬馳。
衛瓘撫床曾勸諭，何如武帝失操持。
北兵百萬往南征，江左孤危勢欲傾。
淝水河邊風作陣，八公山上草成兵。
謝安素有經邦策，秦王空存滅晉情。
卻恨當年諸將相，不能乘勝復神京。
歌幾首詠史詩，說一回興唐傳。

且說唐儉回至宮中，見了秦王，把敬德要武周首級事情，一一奏復。秦王說：「我知道了！」卻與茂功正商議間，旗牌官來報：「有本邦民部尚書等令！」召入中軍帳，參見秦王。劉文靖奏說：「萬歲著臣齋山羊御酒，到營享賀！奉聖旨，要作速拘拿敬德，解京回話！」秦王道：「我屢次招安，尚且不得歸順，怎麼就容易擒拿？」又喚降將范君章到駕前問說：「你那劉武周腦後雞冠，鼻生三竅，果有此相否？」范君章答說：「果有此相！」秦王說：「他如今躲避，定有個安身之處，汝等豈有不知？」范君章奏說：「止有北單于是他至親，多因在此處，再沒別的所在！」劉文靖聽罷，說與秦王：「既劉武周逃往北單于，臣有計處。如今定一條美人計，就去取了劉武周的首級來！」秦王問：「怎麼設謀？」劉文靖向秦王耳畔低言，如此如此。秦王大喜，一面著近侍取白絹一幅，一面取丹青畫手，畫一軸美人圖。數日之間，畫完圖像，呈與秦王觀看。但見：明眸皓齒，霧鬢雲鬟。沉魚落雁足傾城，閉月羞花真國色。渾身金佩霞綉，只欠元陽真氣。若非群玉山頭現，曾見瑤台月下逢！

秦王看罷，將美人圖付與劉文靖，並金珠蜀錦，以為贈獻之禮，囑付劉文靖：「用心辦事，疾去早回！」劉文靖說：「殿下高枕勿慮，如武周在彼處，臣去管取成功！」辭別秦王出城，帶了數騎軍伴，上馬扳鞍，徑往塞北去。

側坐雕鞍行去疾，微途古道趨登程。時逢朔雪三冬景，萬里江山玉砌成。垂釣漁翁堪入畫，彩薪樵子冒寒行。

軍披鐵甲臨邊戍，將掛征衣守戰營。

山谷只聞風折樹，江湖哪見一飛禽。

曉行夜宿俱休論，早至單于塞北城。

劉文靖來至單于王朝前下馬，單于王正坐朝，頭目來報：「大唐有使臣官等旨！」宣到駕前，朝拜已畢，單于王問說：「來使是劉文靖麼？」文靖說：「臣是！」單于王說：「你記得當初晉陽起兵之日，怎麼來借軍？」劉文靖說：「向日曾借郎主大兵相助，許以結親。唐朝有一玉真公主，郎主有金牙太子，待天下平定之日，送公主與太子成親。」單于王說：「是了，為何失信到今？」劉文靖說：「臣怎敢失信？上春間唐王備下妝奩，差臣送玉真公主完親。因往朔州經過，被劉武周帶領尉遲恭、宋金剛等數十員戰將，並大勢人馬，劫取妝奩，奪了公主。臣等逃回本邦，啟奏高祖。因此朝廷差臣齋禮來奏聞郎主，就送公主的圖像在此。」單于王道：「你不要謊言！劉武周是我外甥，他怎敢劫奪公主？況太子與他中表至戚，他豈不知理法？如今現在寡人國內，向說因被唐家計破其國，來此投朕，你怎麼平白誣人？」劉文靖說：「因他劫奪公主，朝廷大惱，興師問罪，大破其軍。武周敗走無獲，朝廷為此特差臣來奏聞郎主。如今若得在郎主駕前，臣就與他面君折證！」劉文靖獻上金珠禮物，並公主圖像。單于王說：「展開像來我看！」侍臣接過畫圖，將畫叉挑著。單于王舉目觀看，大喜道：「好一個撒銀的公主！」問劉文靖：「為何寫此畫圖？」文靖說：「當日公主拜別娘娘，娘娘想隔千山萬水，不能復見公主之面，畫這軸喜容在家，逢時遇節，展開觀看，如見公主一般，以此留下這軸圖像。猶恐郎主不信，朝廷差臣帶來。」單于王說：「母子之情，想當如此！」又問：「唐軍既破其國，公主安在？」文靖說：「公主聰明仁孝，幼習詩畫，因武周強奪，不從奸媾，自縊而亡！」單于聽罷大惱，宣金牙太子吩咐：「武周這廝，見在黑水河打圍，你帶護駕親軍禿歡鐵葉，同劉文靖去與武周折證明白，果有此情，就把武周哈喇了罷！」金牙太子領了旨意，帶領韃靼人馬，同劉文靖出朝，徑來到黑水河邊白狼山下。劉武周見太子駕來，遠遠躬身迎接。頭目把槍頭上挑著美人圖，金牙太子手指著劉武周問：「你認得不認得？」武周不知其故，看著美人圖，微微而笑。文靖說：「殿下！你瞧她若不認得，為何這等歡笑？」太子又問：「劉武周，唐朝送玉真公主來與我成親，往朔州經過，說你搶奪了去，是你也不是？」那武周說話有些口隔語澀，說：「那、那是我」劉文靖再不等他轉口，奏說：「武周既認，其情已實，不必再問。若不就殺，恐生不測之禍！」太子大怒，就吩咐刀斧手，把劉武周哈喇了罷！可憐劉武周平白地被劉文靖用計屈殺！太子傳令回朝，同劉文靖見了單于王，把劉武周招認明白，斬首的話，一一奏復。單于王說：「既是實情，合該取斬！」送劉文靖光祿司茶飯。劉文靖來到駕前，就要辭回本邦。單于王說：「生受你來往風霜，多拜上唐王，莫忘向日義兵之情，兩邦永結和好！」劉文靖說：「唐高祖曾有旨說來，玉真公主雖亡，還有丹陽公主，就是玉真公主的御妹，仍要送來，與太子完親。」單于王大喜：「難得你費心作伐！完親之日，朕當厚酬！」文靖說：「臣今回朝覆命，陳說郎主殺武周之事，猶恐朝廷不信，若取得些武週身上物件帶回，高祖方肯信實，見之必喜，就肯送公主成婚！」單于王說：「取什麼物件帶去？」劉文靖說：「敬上還用首級！」單于王准奏，吩咐頭目取了武周首級，用匣盛了，使了封印，交與劉文靖。文靖辭別單于王出朝，上馬扳鞍，徑回中華。

有日來至介休城唐營門首下馬，旗牌報入中軍寶帳，參見秦王。奏說：「托殿下洪福！臣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取了武周首級在此！」呈上匣匣。秦王大喜，喚近侍拆了封皮開看，果然鼻生三竅，腦後雞冠，話不虛傳。秦王問茂功：「這首級著誰送去？」茂功說：「還是唐儉去，方得成功！」秦王一面吩咐把匣匣換了唐朝封印，付與唐儉：「你送首級與敬德，言語中務要小心！」唐儉說：「臣知道了！」取了匣匣出營，一騎馬直至介休城下，叫：「巡城軍士開門，送劉王首級在此！」軍士即忙下城，報知敬德。敬德說：「放他進來！」唐儉進到帥府廳，放下匣匣，見了敬德施禮已畢。唐儉說：「將軍！殿下特差人上長安，取到劉王首級，今特送來！」敬德折下封印開看，果是劉王首級。敬德兩眼掉淚，連忙倒身下拜。

敬德觀瞻兩淚傾，悲思劉主痛傷情。

恩榮深感吾王賜，指望匡扶帝業成。

奪利圖名翻做夢，苦徵惡戰化為塵。

神靈鑒察微臣意，八拜懇勸報主恩。

敬德拜罷，取劍在手，便要自刎。唐儉慌忙跑上前，把敬德雙手抱住，說：「將軍所為，還是恨自己？恨唐朝？是恨劉王？因哪一樁，就要自刎？」敬德道：「我怎麼恨劉王？恨自己？」唐儉說：「是你自殺了劉王，怎麼倒恨我唐朝？」敬德說：「將軍！你言差矣！你唐家殺了劉王，今日送首級來與我，怎麼倒說我自殺了劉王？」唐儉說：「劉武周兵敗，逃在北單于國裡躲避。因你幾次逼要真的首級，才肯降唐，二殿下愛賢敬士，將一馬金、一馬銀，差官到沙陀塞北，問單于王頭得利武周首級來。你若不逼要真的首級，二殿下未便將兩馬主銀，問單于王買此首級！這個不是你自殺劉王，卻恨誰來？」敬德聽說，捶胸跌腳，傷感一場：「罷！罷！都是范君章這賊，說主人陣亡了，我恐唐工作賤我主人首級，所以逼著要真的。早知在單于王處，我棄了城池，殺出去尋著主人，還要復取天。」唐位說：「將軍！你原說有了劉王首級，便肯降唐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但廣橄謠說：」降便降，待我孝滿！」唐儉說：「守孝幾時才終？」敬德配：「自古君父有三午之喪！」唐儉說：「將軍盡忠盡孝，正該如此！哦們如今卻是退回朝，歇三年又來，還是困著介休，守等三年？」敬德見說，思想了一會：「既這等，只守七日孝罷！你殿下並將士人等，俱要替我主人戴孝七日，方才降唐！」唐儉說：「這個也使得，待我回營奏知殿下，請旨定奪。你再不可失信！」敬德說：「大丈夫之言，豈同兒戲！」

唐儉辭別敬德，回至唐營，見了秦王，把敬德說的話啟奏。秦王說：「微末之事，有何難處！」吩咐：「取素服來，我先穿起，曉諭各營將士人等，俱掛孝七日。」軍中也有用白布的，也有用白紙糊盔的，把紅旗紅號，都藏過了，止用素白旗號。

不題唐營掛孝，且說敬德心下自想：「不知唐營掛孝否？我且上城去看。」見唐營人馬，俱是素縞。你看霎時變成銀世界，滿營都是雪妝成。敬德說：「唐家果然仁厚，話不虛傳！」撒身回至帥府。朝來暮去，捻指光陰，過了七日。唐營都換了色服，扯起紅旗綠號。其日敬德上城來閒看一回，見唐營都換了色服，敬德道：「呀又過七日了！」即忙下城，回到帥府，除去孝服，依舊戎裝，坐在廳前。心下自想：「我得要投唐，卻是不忠；如不投唐，又恐失信！」躊躇不決。一個盹睡著去，只見頭上戴的鐵襍頭，似有人攔住著搖上幾搖，竹節鞭爆響一聲，劍如閃電一亮，把敬德瞌睡驚將醒來。口中自語：「有這等怪異之事？也不知主吉主凶？」心上細細靜想一會：「記得當日上界六丁神，傳我兵法之時，吩咐目下暫扶劉武周，待久後劍鳴鞭爆襍頭窄，才遇真主，今日想應其數！」連忙舉手加額，祝告天地：虛空過往諸靈聖，鑒察衷誠降好音。

唐國果稱真命主，吾當有分做唐臣。

果然龍虎風雲會，鞭劍從教再爆鳴！

祝告已畢，只聽得鞭劍豁喇連響三聲。敬德說：「天意合該歸唐，再不必二心三意！」望西北倒身八拜：「我尉遲恭辭謝主人，降唐去也！」把劉王的首級，用木匣裝了，埋葬在介休城西法音寺內，祭奠不題。

且說秦王在營問茂功：「如今敬德七日服滿，還不見投順的消息。」茂功說：「著唐儉、張公瑾資金花彩緞，招安他去。」二將領了令旨出營，徑到介休城，說：「二殿下有令旨在此！」把門軍士報知敬德，把二將接進帥府，與敬德施禮，分賓坐下。唐儉說：「將軍！二殿下多多致意，聊具聘賢之禮，特著我二人奉請同往！」敬德說：「大丈夫之言，決無更改！要依三件事才降。」唐儉說：「哪三件？」敬德說：「第一件，奪取地方，殺戮將士，鞭擊齊府殿下，此是各事其主，不要懷恨；第二件，柏壁關打死親王，不要記仇；第三件，真主名將，難逢難遇，要二殿下擺駕，親到城下相迎。依得此三件，我敬德就降！」唐儉、張公瑾說：「我二人回營奏聞殿下，還請令旨定奪！只是將軍不可失信！」言畢，二將辭了敬德，徑回唐營，把前項事啟奏秦王。秦王說：「三件都准依！傳令營中眾總管，明日敬德投唐，並不許懷挾前仇，如有故違者，定按軍法！」言來語去，不覺天色已晚。霧昏昏紅日沉西去，光皎皎明月向東升。

次日早晨，秦王坐下中軍寶帳，聚集將佐，傳令擺駕到介休城，親接敬德。先著唐儉去通報。一壁廂秦王帶領三十六總管，四十五員散將，弓弩上弦，刀劍出鞘。秦叔寶銀盔金甲，手擎劈楞簡，保著秦王駕。一伙弄風白額虎，緊隨八爪紫金龍！

太子興邦徵虎將，儲君立國聘豪英。

黃旗彩幟當先擺，鞭筒瓜錘兩下分。

點點銅鯨擊鼓韻，悠悠龍笛鳳簫聲。

皇鑾駕至介休縣，閃出開疆展土臣。

萬戶焚香瞻聖駕，尉遲結束拜儲君。

刃鐵襍頭龍虎頂，皂袍烏甲砌龍鱗。

跨馬懸鞭真猛烈，宛如神將下天門。

北人慣帶掐搜樣，莽撞全無禮樂文。

那敬德一騎馬，徑進唐營。軍隊裡有秦叔寶，擎著劈楞簡，喝一聲：「敬德！往哪裡走？你還要與我戰一千合麼？」敬德說：「今日我來投唐，怎麼說與你交戰？」叔寶說：「既來歸順，到主人駕前，怎敢如此鹵莽？」那敬德滾鞍下馬，俯伏在地。正是：介休城下君臣會，龍虎相逢風際雲。

嵩嶽鍾英氣，乾坤出棟樑。